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高詠綺懷詩

話說大營，日來得了河內土匪警報，經略調兵助勦，籌餉議防。雖荷生佈置裕如，然足跡卻不能離大營一步。到得這日，正想往訪癡珠，同赴偷園，卻見青萍呈上一緘，說是韋師爺差人送來的。荷生拆開，是一幅長箋，斜斜草草，因唸道：

「天上秋來，人間春小。歡陪燕語，每待坐於蓉城；隊逐覺趨，屢分餐乎麻飯。萍蹤交訂，棣萼情深。感激之私，祇有默祝佛天，早諧仙眷而已。秋痕命不如人，那偏有鬼。執事以英雄眼，為慈悲心。拔諸九幽，登之上第；披雲見日，立地登天。旁觀喜尚可知，當局心如何快。然酒闌燈地，秋痕宛轉悲歌，令人不忍卒聽。蓋狂且之肆毒，無復人理，非不律所能詳也。近以傾心於我之故，慘遭毒棍，冤受剝膚。」

便愕然道：「怎的？」又唸道：

「嗟乎！一介弱女，落在駙儉之手，習與性成，恐已無可救藥。乃身慚壁玷，心比金堅，毅然以死自誓。其情可憫，其志可嘉。」便說道：「秋痕自然有此錚錚！」又唸道：

「而走也七尺之軀，不能庇一女子，胡顏之厚？無可解嘲，為詠『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』之句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或乃以《風雷集》見示，且作書規戒。」便說道：「那個呢？」又唸道：

「古道照人，落落天涯，似此良友，何可多得！弟日來一腔恨血，無處可揮。兼之鼠輩煤藥，意中人咫尺天涯！」便說道：「竟敢了麼？」又唸道：

「因思采秋福慧雙修，前身殆有來歷，得足下寵之，愈增聲價。從此春窺圓鏡，鐘聽一樓，無復有紅塵舊跡矣。苦我一領青衫，負己負人，且貽禍焉。時耶？命耶？尚復何言！咄咄書空，琅琅雪涕，直此生之結局，匪好事之多磨。恨無復之，鬱將誰語？念春風之噓植，久辱公門；纈彭澤之孤芳，幸垂聰聽。某日某白。」

念畢，說道：「好尺牘！祇教我怎樣呢？」因作個覆書，喚青萍交給來人去了。就吩咐套車，向偷園來。將這四日情事，略說一遍。便從靴頁檢出癡珠的字，遞給采秋。

采秋瞧著，自也驚訝歎息，因說道：「我原說要起風波。」荷生道：「這樣風波，我也經過數處，實是難受。我的覆信，唸給你聽：

來示讀悉，悲感交深。我輩浪跡天涯，無家寥落。偶得一解人，每為此事心酸腸斷。不才寄贈荔香仙院請詩，早經披覽，此中之味，惟此中人知之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蒼蒼者天，帝不可見，閻不可登。何從上達綠章，為花請命？憶舊作有《浪淘沙》小詞一闕云：『春夢正朦朧，人在香中。樹頭樹底覓殘紅。祇恐落花飛不起，辜負東風。』正謂此也。所幸秋痕鐵中崢嶸，以死自誓。或者情天可補，恨海能填，解將鸚鵡之條，放入鴛鴦之隊。他日之完美，可償此日之艱辛。有志者好自為之而已。弟與采秋，情性相投，綢繆已久，雙棲之願，彼此同之。第恐後事難期，空花終墜；蘭因絮果，一切茫茫。況遠遊王粲，蹤跡如萍。半老秋娘，光陰似水；伯勞飛燕，刻刻自危。所恃者區區寸心，足以對知己耳！不日采秋將歸鄉裏，弟滿腔離緒，無淚可揮。正擬相邀前往春鏡樓一敘，乞即命駕。筆不盡意，容俟面陳。」

采秋不待聽完，早秋水盈盈，弔下淚來。末後荷生也覺得酸鼻，幾乎唸不成字，便都默然。紅豆祇得含笑道：「爺和娘替人煩惱，怎的自己先傷心呢？」荷生正要說話，小丫鬟傳報：「韋師爺來了！」便迎著上樓。

癡珠神氣，日來自然不好。瞧著荷生、采秋，也不似往時神采。三人這會，都像有萬千言語，不知從何說起。祇大家紅著眼眶讓坐。還是采秋忍著淚說道：「四天沒見面，兩家都有點煩惱。」癡珠勉強作笑道：「此等煩惱，其實是意中事，並非意外。」荷生含淚道：「癡珠通極！天下之物，聚則生蠹，好則招魔，我們聰明，有甚麼見不到的道理？祇是未免有情，一把亂絲，慧劍卻斬不斷哩！」采秋道：「這事，我們總要替他圓成纔好呢。」荷生道：「大難，大難！采秋，你不看你癩麼？」采秋支頤不語。

停了一停，癡珠噙著淚說道：「『人生艷福，春鏡無雙』。你兩個終是好結局，不似我『黃花欲落，一夕西風』！」荷生道：「你這四句，是那裏得來？」癡珠就將華嚴庵的籤，蘊空的偈，也一一講給兩人聽了。兩人口裏詫異，心中卻著實喜歡，談笑便有些精神起來。

不一會，丫鬟掌上燈，擺出酒餚，三人小飲。

到了二更，穆升帶車來接。癡珠正待要走，卻刮起大風，飛沙揚礫，吹得園中如萬馬奔馳一般。荷生道：「這樣大風，怎樣走的？而且一人回去，秋華堂何等寂寞！我兩人情緒今日又是無聊，何不煮茗圍爐，清談一夜？」采秋道：「我教他們備下攢盒，將這些菜都給他們端去，我們慢慢作個長夜飲吧。」荷生、癡珠俱道：「好極！」

當下穆升回去。樓上約有一下多鐘，三人便淺斟細酌起來。大家參詳華嚴庵籤語，就說起《紅樓夢》散花寺鳳姐的籤。

癡珠因向采秋道：「我聽見你有部批點《紅樓夢》，何不取出給我一瞧？」采秋道：「那是前年病中借此消遣，病好就丟去丟開，現在此本還擱在家裏。」癡珠道：「《紅樓夢》沒有批本，我早年也曾批過。後來在杭州舟中見部批本，係新出的書，依文解義，沒甚好處。這兩部書如今，都不曉得丟在那裏去了。你且說《紅樓夢》大旨是講甚麼？」

采秋道：「我是將個『空』字，立定全部主腦。」癡珠道：「大虛幻境、警幻仙姑，此也盡人知道。你怎樣說這『空』字呢？」采秋道：「人家都將寶、黛兩人看作整對，所以《後紅樓》一書，要替黛玉伸出許多憤恨。至《紅樓補夢》、《綺樓復夢》，更說得荒謬，與原書大不相同了。我的意思，這書祇說個寶玉，寶玉正對，反對是個妙玉。」癡珠不待說完，拍案道：

「著！著！寶玉的風月寶鑒，正照是鳳姐，反照是骷髏。此就粗淺處指出寶玉是正面，妙玉是反面。人人都看《紅樓夢》，難為你看得出，這沒文字的書縫！好是我批的書，沒刻出來，不然，竟與你雷同。」

荷生笑道：「你兩人，真個英雄所見略同了。祇是我沒見過你們批本，卻要請教：你們尋出幾多憑據？」采秋道：「我的憑據卻有幾條。妙玉稱個『檻外人』，寶玉稱個『檻內人』。妙玉住的是櫳翠庵，寶玉住的是怡紅院。後來妙玉觀棋聽琴，走火入魔；寶玉拋了通靈玉，著了紅袈裟，回頭是岸。書中先說妙玉怎樣清潔，寶玉常常自認濁物。不想將來清者轉濁，濁者極清！」

癡珠歎一口氣，高吟道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身。」隨說道：「你這憑據，我也曾尋出來。還有一條，是櫳翠庵品茶，說個『海』字，也算書中關目。就書中賈雨村言例之。薛者，設也；黛者，代也。設此人代寶玉以寫生。故寶玉二字：寶字上屬於釵，就是寶釵；玉字下繫於黛，就是黛玉。釵、黛直是個子虛烏有，算不得甚麼。倒是妙玉，算是做寶玉的反面鏡子，故名之為『妙』。一尼一僧，暗暗影射，你道是不是呢？」采秋答應。荷生笑道：「好好一部《紅樓》，給你說成尼僧合傳，豈不可惜？」說得癡珠、採秋通笑了。

癡珠隨說道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便敲著桌子朗吟道：

「銀字箏調心字香，英雄底事不柔腸？

我來一切觀空處，也要天花作道場。

采蓮曲裏猜憐子，叢桂開時又見君。

何必搖鞭背花去？十年心已定香薰。」荷生不待癡珠吟完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，喝酒吧。」說笑一回，天就亮了。

癡珠用過早點，坐著采秋的車，先去了。午間得荷生柬帖云：

頃晤秋痕，淚隨語下，可憐之至！弟再四解慰，令作緩圖。臨行囑弟轉致閣下云：「好自養靜。耿耿此心，必有以相報也。」

知關錦念，率此布聞，並呈小詩四章求和。

詩是七絕四首，云：

花到飄零惜已遲，嫣紅落盡最高枝。
綠章不為春陰乞，願借東風著意吹。

茫茫情海總無邊，酒陣歌場已十年。
剩得浪浪滿襟淚，看人離別與團圓。

四弦何用感秋深，淪落天涯共此心。
我有押衙孤劍在，囊中夜夜作龍吟。

並蒂芙蓉無限好，出泥蓮葉本來清。
春風明鏡花開日，僥倖儂家住碧城。

癡珠閱畢，便次韻和云：

無端花事太凌遲，殘蕊傷心剩折枝。
我欲替他求淨境，轉嫌風惡不全吹。

蹉跎恨在夕陽邊，湖海浮沉二十年。

駱馬楊枝都去也，……正往下寫，禿頭回道：「菜市街李家著人來請，說是劉姑娘病得不好。」癡珠驚訝，便坐車赴秋心院來。

秋痕頭上包著繡帕，跌坐床上。身邊放著數本書，凝眸若有所思。突見癡珠，便含笑低聲說道：「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，其實何苦呢？」癡珠說道：「他們說你病著，叫我怎忍不來哩？」秋痕歎道：「你如今一請就來，往後又是糾纏不清。」癡珠笑道：「在後再商量吧。」自此癡珠又照舊往來了。

是夜癡珠續成和韻，末一章有「博得蛾眉甘一死，果然知己屬傾城」之句，至今猶誦人口。

且說荷生，此時軍務稍空。緣劍秋家近大營，便約出來同訪癡珠，說是到縣前街去了。禿頭延入，荷生就坐在書案彌勒榻上，隨手將案上書一翻。見兩張素紙的詩，題寫《綺懷》，便取出和劍秋同看。荷生朗吟道：

「等閒花事莫相輕，霧眼年來分外明。

弱絮一生惟有恨，空桑三宿可勝情。
漫言白傅風懷減，休管黃門雪鬢成。
十二欄杆斜倚遍，捶琴試聽俠儂聲。

雙扉永晝閉青苔，小住汾堤養病來。

幾日藥爐愁奉請，一天梅雨惱方回。

生無可戀甘為鬼，死倘能燃願作灰。」荷生皺著雙眉道：「非常沉痛！」又吟道：

「不信羈魂偏化蝶，因風栩栩上妝臺。

猶憶三秋識面初，黃花開滿美人居。

百雙冷蝶圍珊枕，廿四文鴛護寶書。」劍秋笑道：「此福難銷。」荷生又吟道：

「瑣屑香聞紅石竹，淤泥秀擢碧芙蓉。

靈犀一點頻相印，笑問南方比目魚。

暮鴉殘柳亂斜陽，北地胭脂總可傷！

鳳跨空傳秦弄玉，蝶飛枉傍楚蓮香。

誰將青眼憐秋士？竟有丹心嘔女郎。

雲髻蓬鬆梳洗懶，為儂花下試新妝。

果然悅己肯為容，珠箔牽來一笑濃。

長袖逶迤眉解語，弓鞋細碎步留蹤。

雪地板拍歌三疊，五母屏開廠一重。

生死悠悠消息斷，清風彷彿故人逢。

綠采盈檐五日期，黃蜂紫燕莫相疑。

香閣緩緩雲停夜，街鼓咚咚月上時。

情海生波拚死別，寒更割臂有燈知。

憐才偏是平康女，懶向梁園去賦詩。」

劍秋道：「巫峽哀猿，無此淒苦！」荷生道：「這是實事，你曉得麼？」劍秋道：「采秋早和我說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舊句云『紅粉憐才亦感恩』，也是這個意思。」又吟道：

「夜闌燈地酒微醺，苦語傷心不可聞。

塵夢迷離驚鹿幻，水心清濁聽犀分。

酬恩空灑襟前淚，抱恨頻看劍上紋。

鳳伴鴉飛鴛逐鴨，豈徒鶴立在雞群。

北風颯颯緊譙樓，翠袖天寒倚竹愁。

鸚鵡籠中言已拙，鳳凰笈裏夜驚秋。

好如豆蔻開婪尾，妒絕芙蓉艷並頭。

集蓼茹荼無限痛，靡蕪採盡恨難休。

長生恨不補天公，手執紅梨夢也空。

滾滾愛河沉弱羽，茫茫孽海少長虹。
琴心綿渺低回裏，笛語悠揚往復中。
我亦一腔孤憤在，此生淪落與君同。

眉史年來費撫摩，雙修雙謫竟如何？
玉臺香屑都成恨，鐵瓮金陵不忍過。
紅粉人皆疑命薄，藍衫我自患情多。
新愁舊怨渾難說，淚落尊前定於歌。

玉人咫尺竟迢迢，翻覺天涯不算遙。
錦帳香篝頻入夢，枕屏多鐵可憐宵。
丁香舌底含紅豆，子夜心頭剝綠蕉。
準備臨歧萬行淚，異時夠得旅魂銷。」說道：「地老天荒，何以遣此？」又吟道：
「萍水遭逢露水緣，依依顧影兩堪憐。
繭絲逐緒添煩惱，柳線隨風作起眠。
雙淚聲銷《何滿子》，落花腸斷李龜年。

早知如此相思苦，悔著當初北裏鞭。」劍秋道：「親朋盡一哭矣！」
荷生不語，磨墨蘸筆，就紙尾寫道：「情生文耶？文生情耶？似此等作，竟不可以詩論。即以詩論，亦當駕玉溪，生而上之，
遑問《疑雨集》耶？荷生拜服。」遞給劍秋，又取一幅素箋，題詩八絕云：
鳳泊鸞飄事總非，新詩一讀一沾衣。
如何情海茫茫裏，忽拍驚濤十丈飛？

生太飄零死亦難，早春花事便催殘。
看花我亦傷心者，如此新詞不忍看。

西山木石海難填，彈指春光十八年。
為囑來生修福慧，姓名先注有情天。

小別傷懷我亦癡，寒宵抱病已多時。
煩君再譜旗亭曲，付與陽關一笛吹。

芙蓉鏡裏影雙雙，芳訊朝朝問綺窗。
輸我明年桃葉渡，春風低唱木蘭艫。

灞陵橋畔柳絲絲，記別秦雲又幾時，
銷盡艷情留盡恨，人天終古是相思。

滄溟到眼屢成田，世事紛紛日變遷。
但願早儲新步障，看君金屋貯蟬娟。

偶將筆墨寫溫柔，塗粉搓酥樂唱酬。
畢竟佳人還有福，與君佳句共千秋。末書「荷生信筆」。
劍秋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也題兩絕吧。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你來寫。」便站起身，讓劍秋坐下。祇見劍秋提筆寫道：
花片無端墜劫塵，紅樓半現女郎身。
夢中彩筆懷中錦，都作纏頭贈美人。

煙月飄零未可知，開函紅豆子離離。
書生合受花枝拜，憔悴蕭郎兩鬢絲。劍秋題畢，也遞給荷生瞧，笑道：「我沒有你們洋洋灑灑的筆才。」荷生道：「這兩首詩
就好。」

於是坐一會，癡珠總不見來，兩人就走了。林喜開著屏門，見門上新貼一聯云：
息影敢希高士傳；絕交畏得故人書。荷生笑道：「癡珠總是這種脾氣。」劍秋道：「不這樣也配不上秋痕。」兩人一笑，分路
而去。正是：

紅樓原一夢，轉眼便成空。
祇有吟箋在，珍藏客筒中。
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